

说闲文从 柳 萌 主编
zhu cha yu pin ming

煮茶与品茗

煮一壺清茶，
品三二盞佳茗，
乃人生一大樂事。



说闲文从 柳 萌 主编

zhu cha yu pin ming

0109925



201099257

煮茶与品茗



煮一壺清茶，
品二三盞佳茗，
乃人生一大樂事。

中國工程學院

中央社會主義學院

圖書

★ 識 書 ★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煮茶与品茗/柳萌主编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3.2

(说闲文丛) ISBN 7-5059-4140-2

I. 煮… II. 柳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0219 号

书 名	煮茶与品茗(说闲文丛)
主 编	柳 萌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-65389152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刁小林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天津新华印刷一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9.6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8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140-2/I·3227
定 价	16.2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目 录

【茶话·茶艺】

- 3 □ 品茗与牛饮 / 冯亦代
- 8 □ 佳茗似佳人 / 袁 鹰
- 12 □ 茶 话 / 老 烈
- 17 □ 饮茶闲话 / 邓友梅
- 21 □ 说叹茶 / 牧 惠
- 27 □ 漫说“茶文化” / 舒 展
- 32 □ 嗜茶者说 / 韩作荣
- 38 □ 茶艺,高品位的文化 / 缪俊杰
- 42 □ 喝茶上瘾 / 刘庆邦
- 45 □ 品味 / 孙 荪
- 50 □ 茶思 / 叶 辛

- 53 □ 饮茶聊天儿 / 柳 萌
56 □ 说喝茶 / 张 长
60 □ 乳与茶 / 张永昌
63 □ 茶与文人 / 徐兆淮
67 □ 煮茶品日月 / 查 干
73 □ 寒夜客来茶当酒 / 王春瑜
79 □ 家乡的茶 / 赵本夫
82 □ 茶和我 / 叶延滨
85 □ 人走茶凉 / 叶延滨

【茶道·茶趣】

- 91 □ 茶道 / 石 厉
96 □ 平民的茶道 / 肖克凡
100 □ 茶道之道 / 伍立杨
103 □ 日本茶道 / 蒋子龙
109 □ 茶趣种种 / 艾 煊
113 □ 饮茶之趣 / 海 笑
117 □ 茶雅急救抄 / 陈迹冬
122 □ 茶诗四题 / 林 林
128 □ 青山一杯茶 / 蓝 翎
131 □ 雁荡夜茶 / 柳 萌

- 134 □ 品茶 / 贾平凹
139 □ 武夷品茗 / 刘长春
144 □ 说茶 / 邓友梅
151 □ 人间有味是清欢 / 楚 楚
157 □ 饮茶之乐 / 扎拉嘎胡
160 □ 茶的讲究 / 周大新

【茶馆·茶座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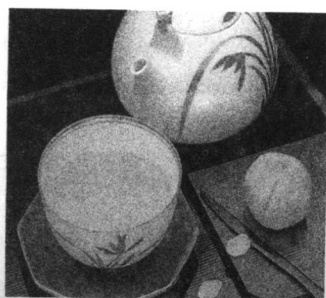
- 167 □ 坐茶馆 / 舒湮
173 □ 茶·《茶馆》和我 / 于是之
176 □ 茶馆今昔 / 邓友梅
178 □ 门前的茶馆 / 陆文夫
182 □ 龙井寺品茶 / 韩少华
187 □ 啜茶紫金庵 / 刘锡诚
191 □ 五泉记趣 / 老 烈
195 □ 记忆中的茶馆 / 柳 萌
197 □ 饮早茶 / 李国文
200 □ 饮茶,圆桌旁 / 王充闾
203 □ 两袖清风起,品茶不羡仙 / 许 淇
211 □ 饮遍佳茗忆茶馆 / 王乾荣

【茶人·茶事】

- 219 □ 风庐茶事 / 宗 璞
223 □ 茗余琐记 / 李国文
231 □ 茶小记 / 郭 风
237 □ 喝茶 / 杨 绛
240 □ 老九和老七 / 方 成
243 □ 以茶代药 / 邵燕祥
246 □ 父亲与功夫茶 / 何镇邦
249 □ 大理茶忆 / 晓 雪
254 □ 寻访“大红袍” / 王充闾
259 □ 白茶有缘 / 柴德森
263 □ 藏家酥油茶 / 王宗仁
266 □ 南糯山茶 / 张 长
269 □ 野生茶树王 / 谭成健
272 □ 蒙古奶茶 / 安柯钦夫
276 □ 乡茶 / 赵 熙
279 □ 品茶纪事 / 郑荣来
283 □ 震耳机声中的茶道 / 石 英
286 □ 无名茶师 / 司马无疆
292 □ 还茶记 / 柯文辉
296 □ 《红》茶知己 / 叶文玲
299 □ 孤独的茶客 / 中杰英



茶话 · 茶艺





品茗与牛饮

冯亦代

《红楼梦》里，妙玉请黛玉、宝钗、宝玉品茶，调笑宝玉说，“岂不闻一杯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就是饮牛饮骡的了。你吃这一海，便成什么？”相比之下，我喝茶一口气便是一玻璃杯，大概较一海为多，便成了什么呢？再说下去便要骂自己了。

我是杭州人，年幼时到虎跑寺去，总要泡一壶龙井茶，风雅一番。但现在想来，也不是“品”，大半是解渴，而且是在茶杯里玩儿。因为虎跑寺水厚，满杯的水，放下几个铜板，是不会漫出来的。

真正品过一次风雅茶，还是在我邻居钟老先生家里。他暮年从福建宦游归来，没有别的所好，只是种兰花和饮茶，他的饮茶，便是妙玉的所谓“品”了。他有

一套茶具，一把小宜兴紫砂壶，四个小茶盅，一个紫砂茶盘，另外是一只烧炭的小风炉。

饮茶时，先将小风炉上的水煮沸，把紫砂壶和四个小茶盅全用沸水烫过一遍，然后把茶叶（他用的是福建的铁观音）放一小撮在紫砂壶里，沏上滚水，在壶里闷一下再倒在小茶盅里，每盅也不过盛茶水半盅左右，请我这位小客人喝。我那时已读了不少杂书，知道这是件雅人干的雅事。但如此好茶，却只饮一二次半盅，意犹未尽，不过钟老先生已在收拾茶具了。以后每读《红楼梦》栊翠庵品茶那一回，不免失笑，自忖自己是个现代人，已无使用小紫砂壶饮铁观音的雅兴，只合做个俗人，饮牛饮骡而已。

但我总算亲炙了一番“品”茶之道。杭州人家里，每家有一壶家常茶，那是用大瓦壶沏的，供一般人饮用。我的祖父母和姑母们则有另沏的茶头，那是沏在中号的瓷壶里的好茶叶，每要饮茶，便从这把壶里倒出少许茶头，兑了开水喝。我小时候祖母是不许我饮冷茶的，说饮了冷茶，便要手颤，学不好字了。当时年幼还听大人的话，后来进了中学，人变野了，有时在外面跑得满身大汗回来，便捧起那把大瓦壶，对着壶嘴作牛饮。这在饮茶一道里，该是最下乘的了，难怪我现在写的字这么糟！钟老先生后来搬了家，我去看望他时，他也会拿出他那套茶具来，请我“品”铁观音。这样饮茶有个名堂，叫饮“功夫茶”，说明这样喝茶需要功夫，决非心浮气躁的人所能做到。

中国为了鸦片烟曾与英帝国主义打了一仗。而在茶叶问题上，英帝国和在北美的殖民地也闹了一番纠纷，英国用鸦片烟来毒害中国老百姓，却用茶叶来压制北美殖民地为东印度公司剥削牟利。殖民地人民起来反抗了，拒绝从英国进口的茶叶，曾在波士顿地方把整货船的茶叶倒入海里，以示抵制，这件事终于导致了美国以后的独立战争。

英国也是个饮茶的国家，他们天黑后要饮一次“傍晚茶”，其实有些像我们的吃夜宵，饮茶之余还佐以冷点心、肉食等等。英国人喜欢饮“奶茶”，用的是锡兰(即今之斯里兰卡，当时还属印度)生产的茶叶，即有名的李普顿红茶，饮时加上淡乳和方块砂糖，他们是不喝绿茶的。这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中也是一宗重要的项目。

英国人喝茶也有套繁文缛节，类似我们福建同胞的喝“功夫茶”。英国散文大师查尔斯·兰姆曾经写过一篇文章《古瓷器》，就专门为了饮茶用的中国瓷茶杯，写了一大段，可以看出英国人饮茶的隆重。我的岳父是位老华侨，自幼即在英国式书院上学，也染上了一身洋气，他每天必饮“奶茶”，在他说来这是一件大事。我还在谈恋爱时，他知道了，便约我到他家饮茶。

他也有一个小炉子，一把英国式的茶壶，就是喝茶的杯子比我们喝“功夫茶”的茶盅略大一些，但也不是北京可称为“海”的大茶碗。他先把小炉子上的水煮滚了，在沏茶的小壶口上放一只银丝编织的小漏勺，大小

与壶口同，里面装上李普顿茶叶，然后把沸水冲入壶内，再把壶盖盖严。这样闷了几分钟，沸水受了茶气变成茶水，便可以喝了；而茶叶是不放入壶中的。另外还备有蛋糕或涂黄油的新烤熟的面包(吐司)，主客便一边喝茶，吃点心，一边谈话。我是第一次喝西式茶，又是毛脚女婿上门，心怀惴惴，老实说这一次就没有“品”出李普顿红茶的味儿来。以后次数多了，觉得李普顿茶叶的味道的确比龙井深厚，香气也比龙井浓。龙井是清香，妙在淡中见味。

以后我到香港去了。香港的中式茶楼，座客衣着随便，且多袒胸跣足者厕身其间，高谈阔论，不知左右尚有他人。这些茶楼似以品尝各式细点为主，茶楼备有热笼面点糕饼不下百十种，用小车推至座客前，任选一二种慢慢受用，颇有特殊的风味。据传也有茶客，自清晨入店，午夜始回，终日盘桓，以至倾家荡产的。香港多的是这类广式茶楼，这已不是明窗净几，集友辈数人作娓娓清谈的饮茶了，而是充满市井气的热闹场所。若从品茶来说，这大概只能归入于冲洗胃里的油腻一流，既非品，亦非饮，而是讲究吃的了。

香港也有完全西式的茶座，如战前有名的香港大酒店，告罗士打行和“聪明人”茶室等。告罗士打和香港酒店的茶座，是珠光宝气的妖艳妇人和油头粉面的惨绿少年麇集之所，倒是“聪明人”茶座虽设在地下室内，却少烦杂的喧嚣，可以与至友数人作娓娓清谈。这里喝的除了纯咖啡与冷饮外，就是一樽李普顿红茶，是饮茶



而非品茶。好在去的人意不在茶，茶叶的好坏便无所谓了。

后来到了重庆，应云卫经营中华剧艺社，在国泰大戏院演出。剧团寄住在戏院对门，外进则是一间茶馆。杭州的茶楼里有舒适的藤椅可以躺卧，重庆的茶馆里则有帆布或竹片拼成的躺椅。每到这里来，颇动我的乡思，在重庆的五年中，我是经常出没在这家茶馆的。这里的茶与杭州的龙井或英国的李普顿茶有别，这里饮的是沱茶，每逢你吃得酒醉饭饱时，喝上几杯沱茶，的确有消去油腻的功用。但是更令人难以忘怀的，倒是那些伴着喝沱茶的日子，谈文学谈戏剧谈电影，甚至谈国事（当然是小声的耳语，因为茶馆壁上贴着“莫谈国事”的警告），则是又一所取之不竭、用之不尽的社会大学。

抗战后回到上海，以前只有洋人才能进去的饭店茶室，大者如华懋、汇中，小者如 DDS 与塞维那，如今我们也能大大方方进出了。还是喝茶，但这已不是品茶，而是对于未来美好日子的期待了。

佳茗似佳人

袁 鹰

人生的妙诗，人类的至情，文化的菁华，艺术的真善美，往往蕴育于日常生活的起居、行止、交往、饮食之中。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，那自然是臻于化境。但多数时候，还是可以辨可以言的，也可以写一篇篇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。

据说，以饮茶闻名世界的英国人，其饮茶史已逾三百多年，是从中国西去的舶来品，英文的 *cha* 和 *tea*，都源自汉语(后者是福建音)。在我们自己，饮茶则至少亦在千年以上了。《诗经》里《大雅·鳧》有：“周原膋膋，蒹茶如飴”句，可作明证。千百年来，茶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，虽是叨陪末座，却不可或缺。上自帝王贵族、文人学士，下至市井庶民、贩夫走卒，日常起

居，可以无酒，不可无茶。12 亿人口，饮茶人肯定比酒徒、酒鬼多出不知多少倍，尽管酒的名声大得多。

饮茶，真个是老少咸宜，雅俗共赏，无论是喝大海碗的大碗茶，或是小酒盅似的功夫茶，无论是喝“大红袍”一类的贡茶，或是四级五级花茶末，甚至未经焙制的山茶，其消乏解渴、称心惬意，大致都是相同的。何况春朝独坐，寒夜客来之际，身心困顿、亲朋欢聚之时，一盞在手，更能引起许多绵思遐想、哀乐悲欢、文情诗韵、娓娓情怀、款款心曲……以至历史、地理、哲学、宗教、科学、技艺民俗等方面思维情愫的流动和见闻知识的涉猎，都能给纷扰或恬静的生活平添几缕情趣。酒使人沉醉，茶使人清醒。几杯茶罢，凉生两腋，那真是“乘此清风欲归去”了。几年前访日本京都，听里千家主人千宗室先生介绍日本茶道的“和敬清寂”四个字，虽然还不甚了解，但恍惚间似乎感到有心意相通之处。

“何以解忧？惟有杜康。”这千古名句，也许只是曹孟德当年兴到落笔，后人不断重复这两句诗，却又不断以自己的体会否定了它。茫茫人世，忧思、忧虑、忧愁、忧患千桩万种，区区杜康何能消解那许多？若是二三知己，品茗倾谈，围炉夜话，如潺潺春水，汨汨清溪，倒可以于相互慰藉中真的分忧解愁。我自己有切身感受。多年前，林林同志 70 华诞，我曾作俚句一律相贺，中有一联：“小院灯黄情思远，西楼茶酽笑谈浓。”诗意平平，写的却是实事。“文革”中，我们在

京华北城净土胡同比邻而居，时相过从，常在他家楼上一边喝功夫茶，一边无所顾忌地纵谈时事。窗外寒风凛冽，室内炉火熊熊，喝了几道乌龙茶，将一切愁思郁闷都抛诸脑后，于是踏月回到我独自索居的小院。此情此景，已恍如隔世，而他家乌龙茶微带苦涩的滋味，至今还留在齿颊间。

范仲淹《斗茶歌》中有句云：“吁嗟天产石上英（指茶叶），论功不愧阶前冥（指传说中的瑞草）。众人之浊我可清，千日之醉我可醒。”又写到若遇到好茶出世：“长安酒价减百万，成都药市无光辉。不如仙山一啜好，冷然便欲乘风飞。”把盏一啜，便欲乘风飞去，不免有点夸张，却也见希文先生对饮茶确是一往情深。为茶评功摆好、尽力渲染的远不止范希文一人。于冠西同志曾惠赠一册《中国古代茶诗选》，钱时霖先生选注，展读之际，不禁大喜。过去虽曾读过些茶诗，实未料到竟有如此之多，真是孤陋寡闻。据钱时霖先生说，他于从事茶叶研究之余，陆续收集到的古代茶诗已有一千余首，编入此书的，亦有自唐至清二百余首。此书印了一万册，但是无缘读到的肯定还有成千上万。我愿推荐给嗜茶又爱诗的读者，这些诗将茶和诗融为一体，其中不少又将留连山水和品茗畅叙相连，更觉清风习习，韵味无穷。

钱时霖先生在那本茶诗选前言中，提到有人将苏东坡两首诗中的名句集成一副对联，天下饮茶同好不妨将它悬在壁间，茶烟浮绕之时，或许能助你进入悠然神